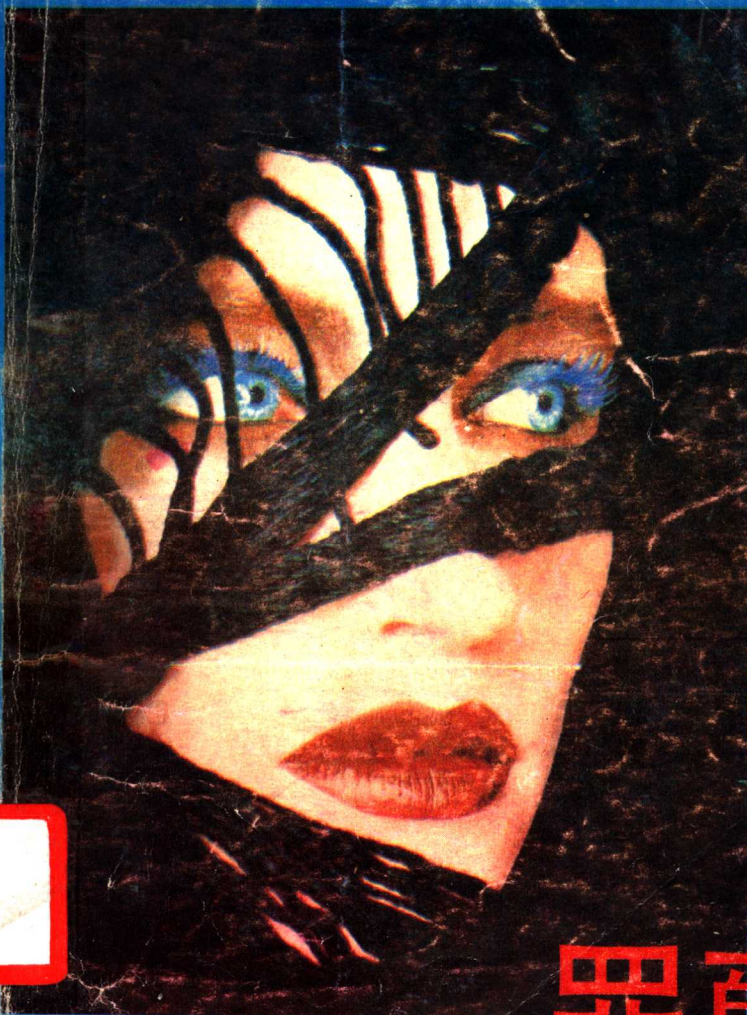


● MeiGuo Xiao Shuo Lawrence Sanders

● Lawrence Sanders

● 美国畅销小说作家劳伦斯·桑德斯新作



● 晓 鸣 译

中国新闻出版社

罪孽

● [美] 劳伦斯·桑德斯 著

罪孽

中国新闻出版社

封面设计：玲 玲

罪 孽

[美] 劳伦斯·桑德斯 著
晓 鸣 译

*

中国新闻出版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海淀区白石桥路 42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 开本 14.375 印张 320 千字
1989 年 5 月第 1 版 198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0 册

ISBN 7-80041-201-6/I·37 定价：5.40 元（上下册）

本书简介

本书作者劳伦斯·桑德斯 (Lawrence Sanders) 是美国著名畅销小说作家。他的作品擅长对性爱 (性变态)、暴力、凶杀及黑社会内幕的揭露, 反映社会、剖析人生。

《罪孽》是他继《沉沦》、《人妖》之后, 又一部惊心动魄的性犯罪小说。

露西是一个漂亮的小女孩, 却变态地成为“慕男狂”、“性狂热”, 这堕落的天使病因何在?

酒海肉山的野宴狂欢, 男男女女的乱淫, 发生在她童年的家中, 她亲眼目睹了可怕的一幕……

小说通过对露西怪病的病因近乎侦破推理式的追根寻底, 挖掘出她周围环境中许多性变态的男男女女 (包括她的父母) 的罪孽生活, 揭出了一部部可怕的性的秘史, 性变态的隐私——

罗纳德因为妻子突发的性冷淡, 而成为浪子。

格雷丝夫人性放纵的隐私使她求助于宗教的解脱……

黑肤少妇简·霍洛韦不仅与罗纳德偷情, 为了达到控制地下色情录相业的目的, 竟秘密成为 80 岁前参议员的观赏裸女……

少妇特蕾莎与制片商恩普特结成没有性关系的婚姻, 在放任丈夫与许多女人厮混的同时, 勾引了简的儿子埃迪……

恩普特在极度空虚中，从一个瘸腿的年轻妓女身上得到人生的慰藉，但这是一种变态的畸恋……

简的丈夫霍洛韦生活在孤独与恐惧感中，向往同性恋，罪孽使他无法解脱……

三个女人的丈夫在地下黑社会老板的诱惑下，从事地下色情录相投资，但惨遭报复，恩普特的妓女情人遭暴徒轮奸，罗纳德家破人亡，霍洛韦在信念破灭后，开枪投海自杀……

小说深刻剖视了美国社会被扭曲的一面，从变态的生活中提出严肃的人生命题，从触目惊心中引人深思。

主要人物表

露西·本丁——漂亮的小女孩，“堕落的天使”。

罗纳德·本丁——露西的父亲，混迹黑社会的浪子，三次再婚，后受骗投资地下色情录相业。

格蕾丝·本丁——罗纳德之妻，曾两次离婚，一个曾经堕落而在宗教中求得解脱的女人。

简·霍洛韦——罗纳德的情妇，一个野心勃勃的少妇，她通过与前参议员的色情交往，参与并控制地下色情录相业。

威廉·贾斯珀·霍洛韦——简的丈夫，银行家，一个空虚、懦弱而性变态的男人，受骗投资地下色情录相业，后投海自杀。

特蕾莎·恩普特——一个拥有惊人财富的妖艳女人，前夫死后，与恩普特结成无性关系的婚姻，后勾引并玩弄简的儿子埃迪。

卢瑟·恩普特——特蕾莎的名义丈夫，原系广告制作商，后受骗投资地下色情录相业，一个空虚而放浪的男人。

琼——真名梅，瘸腿妓女，恩普特的情人。

韦恩·本丁——罗纳德之子，12岁，与埃迪同为少年吸毒者与同

性恋者。

伦道夫·迪德克里森——前参议员，80岁老政客，与地下黑社会有紧密联系的阴谋家。

西奥多·莱文博士——精神病医生，露西的主治医生。

玛丽·司各茨比博士——精神病医生，莱文博士的情人。

劳埃德·克纳——简的父亲，退休的地质学教授。

格特鲁德·恩普特——恩普特的母亲，克纳教授成为她孤独晚年的伴侣。

多姆老头——地下黑社会老板。

罗科·桑坦吉洛——地下黑社会爪牙。

吉米·斯通——地下黑社会打手。

目 次

1. “小娼妓”——露西的怪病	(1)
2. 偷情的黑肤女人	(9)
3. 金岸别墅：地下色情录相	(15)
4. 特蕾莎奇特的婚姻	(35)
5. 微型女人	(41)
6. 棕色的橄榄枝	(51)
7. 少年吸毒者	(53)
8. 政客与裸女	(67)
9. 关于性生活的调查	(73)
10. 罪恶的交易	(83)
11. 酒店里的瘸腿女郎	(87)
12. 虔诚的教徒	(97)
13. 追寻病毒	(103)
14. 危险的游戏	(114)
15. 买枪的银行家	(125)
16. 亚当与夏娃	(134)
17. 海边的诱惑	(137)
18. 老年之歌	(144)
19. 恐怖的回忆与故事	(150)
20. 恶棍与女人	(162)
21. 真情的畸恋	(166)
22. 隐秘	(178)
23. 笼罩的夜色	(188)
24. 耶稣与罪孽	(199)
25. “上帝饶恕我！”	(207)
26. 野宴狂欢的夏夜	(216)

27. 阴谋与女人	(227)
28. 飞出洞穴的蝙蝠	(235)
29. 童话之谜	(240)
30. 《少女蜜囊》	(248)
31. 海边暮色	(257)
32. 幻灭	(261)
33. 艺术与情欲	(268)
34. 阴谋家	(275)
35. 灰色磁带	(282)
36. 魔鬼情人	(297)
37. 老牌轿车	(303)
38. 深埋的往事	(307)
39. 温柔的避风港	(315)
40. 恐怖的黑影	(322)
41. 愚蠢的晚会	((332)
42. 游戏人生	(344)
43. 豺狼的教诲	(356)
44. 疯狂之夜	(365)
45. 最后的幽会	(377)
46. 被戏弄的男人	(381)
47. 隐秘之门的烛光	(390)
48. 黄色的泡沫	(399)
49. 蛇牙	(402)
50. 黑夜的报复	(404)
51. 罪孽	(422)
52. 毁灭	(429)

第一部

1 “小娼妓”：露西的怪病

这间办公室就象是半个托儿所。一堵向阳的墙壁上画满了攀月登空的母牛和拉琴奏乐的猫儿。一架大书厨杂乱地堆满了玩具、游戏用品、字谜、动物模型。天花板上还贴得有星星。

坐在案桌后面的男人凝目注视、戴着一副滤色眼镜。他那玫瑰色的双唇周围长着一圈渣渣刺刺的胡髭，白中透灰。他的鼻子呈污糟糟的一团，秀气的耳朵紧贴大脑瓜两旁。

他微驼的身子前倾，脖子缩在圆滚滚的肩膀之间。雪茄烟的灰烬散落在那条特大号领带上，起皱的黑色西服的翻领亮晃晃的，好象用油擦抹过似的。

“本丁夫人”，他沙哑着噪音说，“本丁先生，请你们坐在这儿……和那儿。我首先得承认，我抽雪茄已经积习难改。当然哩，要是这让你们不舒服，我就不点燃，夫人你看怎样？”

“抽吧，没关系”，那女人惴惴不安地说，“随你便，医生。”

“你呢，先生？”

“我无所谓，医生。我有抽过滤嘴的瘾。”

“谢谢。”他从打开的抽屉里抽出一根黄色雪茄，慢慢剥去玻璃纸。“我叫西奥多·莱文博士。你就是格雷丝·本

丁夫人，而你——先生——就是罗纳德·本丁先生。你们女儿的名字是露西。你们是由儿科医生戴维·克·拉斯科普博上介绍到我这儿来的。我这些都说得对吗？”

“对，医生”，女人侷促地说。她一圈又一圈地拧着她的结婚手镯。

莱文用一根木质火柴棍在案桌内侧一擦，点燃雪茄。他慢悠悠地翘起的嘴里转动着雪茄，朝贴在天花板上的星星吐出一口烟雾。

“现在，嗯……，”他说。“为了对所有有关人员有利起见，我在这儿就得彻底解释清楚，以免发生误会。正如我在电话上所告诉你的那样，夫人，我的收费标准是每小时一百美元。这是指专业工作时间，准确地说是四十五分钟。”

“可真便宜呀！”罗纳德·本丁嘻皮笑脸地说。

他妻子没好气地对他说：“罗尼，别乱说。”

医生看看女人，又看看男人，最后眼光又回到女人身上。他脸上露出非常宽厚的微笑。

“这次以通常价格计算的四十五分钟的初次见面，”他继续平和地说，“是想给他们一次机会，解释你们女儿问题的性质。会见结束时我可能告诉你们我无能为力。有时情况就是这样。如果那样的话，我或许可以建议你们去找其他可能帮忙治疗的医生。”

女人痛苦地眯缝着眼角说：“可是，拉斯科普医生向我推荐你啊？”

“对此我很荣幸，夫人，但是你女儿病也许由另一个人来医治更恰当。这就由我来拿主意吧。”

他停顿一下，罗纳德·本丁这时点起一支烟，用的是——

只杜邦牌金质打火机，然后懒散地向后一靠，翘起二郎腿，理直裤腿上的折缝。他穿了一双装饰有纓綬的科尔多瓦皮鞋，擦得锃锃发亮。

莱文医生接着说道：“如果我觉得还可以帮忙，那我将要求和你女儿预先见一次，她叫……”

“露西。”

“是的，和露西见面。和她见面谈话之后，我将作出最后决定，告诉你们我是否能接受这个病例。”

本丁的脸变得绯红。他怒冲冲地向前一倾：“你这……”

“罗尼，”他妻子打断他。“求求你吧。我们懂，医生。”

“希望我继续说下去吗？”

“是的。”

“如果我接受对你们女儿进行精神治疗，我会通知你们多久治疗一次。每周一次或几次。头一次——有时是头两次——的正式就诊要彻底进行体检。由我的助手玛丽·斯考美比医生来。X光检查和实验室分析还要另外收费。”

“我要说一句。”罗纳德·本丁说，嘴唇绷得紧紧的。“自她出生以来，拉斯科普医生一直是露西的医生。他进行了所有的检查，你想知道的一切，他都可以告诉你。”

“我宁愿自己进行检查，先生。”

“哦，天哪！”本丁厌恶地说。他倾身向前，把烟蒂摁在医生桌上大理石烟灰缸里。

“罗尼，”他妻子说，声调严厉。“你不可以让我来处理这事吗？我们懂，医生，愿遵医嘱。”

“还有……，给小孩进行精神病治疗——她多大啦？”

“八岁？”

“给一个八岁的小孩进行精神病治疗，我们有时候有必要会见她的父母，兄弟姐妹——如果有必要的话——在有些情况下甚至要会见她的老师、朋友、邻居等等。这些会见也要算作工作时间，照样收费。我要你们明白这一切后再决定是否做下去。”

本丁双手伸在空中，瞪着眼，做出一副难以置信的怪象。
“格雷丝。这可要花去好大一笔财产呀！”

“我们愿意接受条件，医生。”她坚持说。

莱文漠然地审视着当丈夫的。

“先生，如果你坚持反对意见，或者你觉得不能承担——唔——财政负担的话，我或能向你们推荐一些机构，它们可能……”

“不！”本丁马上说。“不必找什么机构，我们能对付。”

“你有把握？”

“没有，没有把握，但我愿接受条件。”

“你呢，夫人？”

“同意，当然同意。”

“很好。现在还有一件事情你们得明白……这次会见——以及将来与露西，与你们以及其他人的会见——都有录音记载。”

本丁惊奇地眨巴着眼睛。“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医生？”

“目的是记载病历，便于对以往的会诊进行查询。这也可以使我的病员不在的时候研究病例，从而或许能发现在实际会诊中意义并不明确的东西。”

本丁脸上又露出刚才那副讥笑的神色。“希望你把磁带锁起来。”

“我确实是这样做的，放在防火防盗的地下保险库里。我今后要你两人都完整地填写调查表，为我提供一些最基本的情况：出生日期和地点、家庭病史、受教育的程度、职业等等。现在呢，我们只谈你们来这儿的原因。准确地说，露西究竟出了什么毛病？”

夫妻两个面面相觑。妻子显得坐立不安；丈夫心神不定地点燃一支香烟，盯着烟头出神。

沉默顿时笼罩了整个房间。医生耐心地等待着，宽大的双手交叉放在凸起的腹部上。他的雪茄已经熄了，放在桌边的烟蒂已经烧出块黑印。他冷静地注视着本丁夫妇，一言不发。终于……

“喔，格雷丝，”罗纳德·本丁说，他两眼呆滞，对一切视而不见。“你给他说吧。”

她脱口而出：“我们的露西是个漂亮的小姑娘。要是你见了她，我想你会说她非常可爱、非常聪颖——就她的年龄而言也非常老练成熟。”

“的确聪敏过人，”罗纳德·本丁拖长声音说。

“她很得朋友们的喜爱，女孩男孩和她的老师都爱她，她真是白玉无瑕，她的兄弟也宠着她。”

说到这里她嘎然而止。莱文博士等了一会儿，然后说：“还有……？”

“哦，三年来，大约从她五岁开始，她——罗尼，有三年了吧？”

“也许还长一点，也许是打她四岁开始的。”

“医生，打那以来，她就变得越来越——唔——多情。老爱与人拥抱，亲吻，在人前人后转悠。她已变得——做

——喜欢与人的身体接触，又是摸又是捏的。有时干得很下作。”

“还有呢……？”

“嗯……就是这些，医生。”

“我懂了……”莱文倾身靠在案桌上，气势咄咄逼人，耸背勾腰，态度直率。虽然他对着他们两人讲话，但是他的眼睛却直逼罗纳德·本丁。“你们向我描叙了一个小姑娘，她多情，随和，大方。这就是你们想留给我的印象吗？”

“格雷丝，看在上帝的份上，”本丁脱口而出，“你给他讲啊！”

“医生，这……”她有气无力地说。

“嗨，天哪！”她丈夫暴躁地说。“医生，她哪里仅仅是多情。她——哎，她，是情欲十足，不是同那些小朋友或小兄弟们，而是，我和其他被邀请到家来的男人们胡闹。她总爱拉着他们的手，亲他们，和他们举动亲昵。起初这还叫人觉得好。现在真叫人尴尬。每个男人为她神魂颠倒。她爱坐在他们腿上，在两腿间蠕动。你见到过小狗用脚爪抓住你的脚上下蹭吗？她就爱干那事。”

“罗尼！”

“格雷丝，这是真的，你也知道。如果不讲实话，找医生又有什么用？医生，露西是个美丽聪颖的女孩子。那可是真的。她的举止象个性狂热。一点也不夸张。他们在她腿上左蹭右磨，又亲又摸。和比你年长的男人胡闹，总是如此。有时，我敢向上帝保证，她的举止象个小娼妓。一边抚摸，一边浪笑，真正想激发他们的欲念。我也不例外，但我现在开始制止她。我不是断然拒绝她，你理解这点，而是尽力让

她明白她这样做错了。但每当我有男客来，只要是十八、九岁以上的男人，她准会和他们胡来，毫无顾忌，搞得我们的朋友们都知道了。我开初还拿这开玩笑，但现在这已越出了玩笑的范围。让我告诉你有一次发生的事情——”

“罗尼，不要说！”

“不，我必须说。那次我们请了很多人到家里来参加劳动节野餐。聚会搞了一整天——这是个游泳聚会。那天深夜大家都有些醉了，我到厨房去取些冰块，却发现我那个好朋友背靠着洗碗槽，站在那儿，一手拿酒，一手拿烟。露西站在他的两腿之间，上下搓动着什么。用她那两只小手，听我说，我得承认，他惊呆了，但我发誓这不是他的错，甚至我可以说他也不敢肯定发生了什么事。可露西完全清楚。真的，他没有勾引她，她却在勾引他。我是走进厨房时，她转过头来，对我嫣然一笑，说：‘喂，爸！’好象她在做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似的。我的意思是她对自己干的荒唐事浑然不觉得。我把她拽出房间，打她的屁股，送她上楼去睡觉。也许我不该那样做，但我气傻了眼，脑子乱了套。然后我一脚把那个男人踹出了家门。但我知道，我的确知道，这不是他的过错，这不是他的主意，是露西找上他的。这好象都成了她的习惯。”

“我懂了，”莱文博士说。他靠在久经磨损的转椅上，慢慢地，有条不紊地点燃了已经熄灭了的雪茄。他双手按在桌上，将审视的目光投向格雷丝·本丁。“夫人，你丈夫给我讲的这些情况是真的吗？”

她抬起下巴，秀气的手指拨弄着扎成发髻的金黄色头发。“嗯，唔，当然，我没目睹事情的经过，但我相信那是真的。是的，她爱和男人那样。不过太无聊了，太讨人嫌了。与人

亲吻，亲昵，抚摸的情形就够让家里的人害怕了，医生，在外边又会如何呢？这真叫——叫我们忧心忡忡呵。要是哪个男人把她带走……我们不可能时刻守住她，我简直不知道……？”

她突然失声哭了起来，躬着身子，咬住了手指，双肩不停地抽动，发出细小的抽泣声。罗纳德·本丁讥讽地看着她。

“别这样，夫人，”莱文说。“忍着点吧。”

“我们没有言过其实，医生，”本丁漠然地说道。“她就是爱那么干，我们曾试图说服她，给她说那是讨人嫌的。我们也打过她，不让她吃晚饭就睡觉。我们什么办法都想过了，但她就是不明白自己的~~错~~错处，一意孤行。她的确漂亮，小小的身材美极了。所以我们很多朋友都喜欢受到她的——唔——注意，随后才明白那是什么含义。现在，有的人都不愿上我们家了。太叫人难堪了。医生，我可以问个问题吗？”

“可以。”

“你以前听说过这样的事吗？你治疗过有这种举动的女孩吗？”

“先生，根据你的描述，露西的问题并非独一无二，我可以向你保证，这方面有许多著述，并且我以前就经手过这类似的病例。”

“你把她医好了吗？”格雷丝·本丁问，抬起她那泪未干的眼睛。

“你可得原谅我，我不能和你们讨论另外一个病例，正如我不能同其他人讨论露西的病例一样。”

“但是你能治好她吗？”

“我不喜欢‘治好’这个词，如象你女儿有什么可怕病